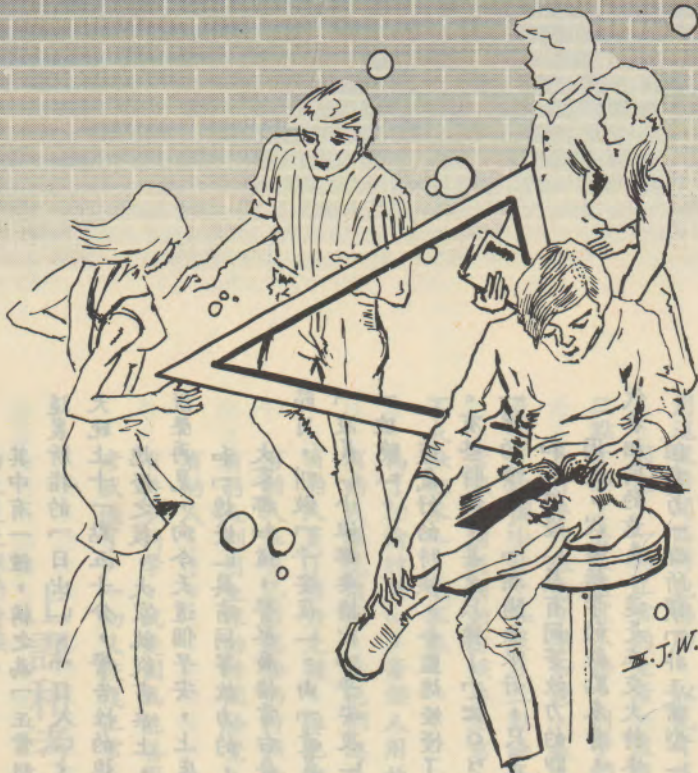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混的哲學



執筆·張正華

混在字典裏的意思是雜亂、和在一起、苟且過日子。在一般人的想法裏，它又代表著晦暗不明的字眼，譬如混蛋、混小子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語。

## 楔子

大學生見面常問：「最近混得怎樣？」這指做學問方面。常聽同學們彼此笑罵「你混得好兇啊！」這語氣也許又蘊涵著許多讚佩與感嘆；一來對其瀟灑不拘感到佩服，二來也感慨於自己汲汲於學問之間。最常見的混法就是翹課，當大家十萬火急地趕去上課，總有所謂「混」的學生依然慢條斯理地在寢室裏，在其它的地方踱方步。又如考試之前，當大家爲了將來臨的考驗而挑燈夜戰時，只見那位仁兄安適地趟在牀上，悠哉地翹著二郎腿，哼著小調；甚或呼呼大睡，這時大家不得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不過從前人說盜亦有道，引用這句話，那就是要「混亦有道」。不錯，你儘可以不花一滴心思去過完一個學期，一旦學分不及格二分之一，甚至三分之二，那麼我們只有說拜拜了。因此「混」也要得法，要在不使自己的課業及吸收知識方面趕不上別人的前提之下，大行其「混」。也就是說要充分利用讀書的時間，不輕易放過任一吸收知識的機會。如此說來「混」也算是一種哲學了。試想一位大學生的四年大學生活，總是在枯燥的書桌前度過，那麼美好的人生是否就成了一片空白。因此衛道人士不介意的話，我們可以豪放的說：「利用混的哲學，去開創充實活潑的人生。」

所以我們可以說「生活即混，混即生活」，交大人的生活一言以蔽之，「混」字而已。「混」是一門天大的學問，自然就分爲許多層次。在生活起居之間，自有其「混」之道。蹺課和考試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，更是一門藝術。功課，感情，社團是大学生三個必修科目，存在其間的縱橫脈絡，是否就是一個「混」字了得呢？就讓我們看看交大人的混的哲學。



## 生活起居

為了適應交大的特殊環境，每個交大人的生活習慣都不一樣，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生活模式。

其中有一種，稱之為「正常型」，所謂「正常」，是指遵循「日出而做，日入而息」的原則來起居。這裏所指的「日出」、「日入」，需要特別說明一下。交大是全國少數幾個宿舍要熄燈的公立大學，每天晚上十一點五十分，警告性的熄燈；十二點整，「啪！」的一聲，燈光全熄，「太陽」下山了。

熄燈之後，大家就從書桌上，牌桌前把自己拉起來，伸個懶腰，把東西收拾好，漱洗一下，向昨天說聲再見，向今天道個早安，上床睡覺了。

和「熄燈」具有同等效力的，就屬「凌晨」的「破曉」了。

大家都知道，警察廣播電台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十一點十五分至第二天凌晨一點，有一個頗受歡迎的節目，叫做「平安夜」，由「凌晨」小姐主持，和大家聊天。每天晚上十二點（或第二天早上零點），「凌晨」小姐都要播出「平安夜」的招牌歌——「MORNING HAS BROKEN」——中文譯為「破曉」。

運氣好的時候，舍監熄燈慢了，我們可以聽到全部的「破曉」。但大部分的時間，都是被腰斬了。有些時候，甚至只播了「MORNING HAS BROKEN……」一句就熄燈了。這時會引起一陣的嘆息：「朝陽無限好，只是近熄燈」。

和「熄燈」具有同等效力的即是一聽到「破曉」，就該上床睡覺了。

因此，從邏輯學的觀點來看，我們可在三者之間畫上全等符號：「熄燈」||「破曉」||「睡覺」；代表相同的意義，這是在交大特殊的環境中發展出的特殊的敘述。

但對另一群所謂「非正常型」模式的同學而言，這三者又代表了不同的意義。

交大有一群過「夜生活」的同學，白天的時候，精神萎靡不振，一到熄燈，別人都上床睡覺了，他精神也來了。

因此熄燈後如果到校園裏逛一圈，就會發現凡是可以把燈弄亮的地方，就有交大同學。宿舍地下室，餐廳一、二樓，計算機中心，竹銘館的穿堂，活動中心的社團辦公室，都可看見莘莘學子在埋頭苦幹。他們或許在K書，或許在寫信；有的在打鐵趕程式，有的在趴在桌上睡覺——這樣的睡覺方式大概比較沒有罪惡感吧？當然，也有的是被交青總編逼急了在趕稿子。

熬夜是很辛苦的，但夜裏的交大，卻另有一番迷人的景緻。大概是凌晨兩、三點的時候，校園會浮起淡淡的一層薄霧，白茫茫的。透著暈黃的燈光，整個校區籠罩在一種神秘的美感之下，遮蓋了理工大學的單調、枯燥。這時是最適合沉思的了——沉思那久遠以來人類所無法解決的問題，沉思那存在於廣大宇宙中不可知的世界。



清晨四點，霧散了，人也散了。熬夜而能夠超過四點不睡，大概很少吧。這是真正寧靜的時刻，只有哇哇的蟲鳴和偶而從學府路上畫過的汽車引擎聲，會不經意的鑽入耳根，訴說這夜的寧靜。

清晨五點，一切又開始活動了。樹上的鳥叫和餐廳廚工準備早餐的金屬碰撞聲，揭開了一天的序幕。有些人早起趕著人少的時候到計算機中心趕程式；有些人早起運動，呼吸新鮮的空氣，享受清晨的優雅、寧靜。但對那些過夜生活的同學來說，現在則正是步入夢鄉，享受好夢的時候，這一覺下去，可能要到中午才會起來。

總而言之，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有人在睡眠，也都有人在用功。正如一位同學所說的——「反正我每天一定睡滿八小時，什麼時候睡不都是一樣。」

真的，大部分的同学都有充足的睡眠，但不一定是在晚上。唯一例外，就是考試的時候吧。依照慣例，考前一個星期開始不熄燈，讓同學有充分的時間來準備大考。而大部分的同学，也都利用這段時間臨時抱佛脚，以免考試的時候馬失前蹄。

因此，一向正常的生活，這時也被攪亂了。本來十二點該睡的同学，為了K書，往往會拖到二點，三點才睡，甚至通宵不睡。同學們慣稱這多出來的時間為「偷來的」。為什麼叫做偷？譬如說，我本來是十二點睡覺，八點起床，現在我兩點才睡，仍然是八點起床，不是偷了兩個小時？如果我三點睡，就偷到了三個小時；當然，如果我通宵未睡，那就偷到了八個小時。當然，偷時間的時候要注意，不可以被「周公」捉到，否則罰你一覺睡到中午，那可真的是「偷雞不成蝕把米」，划不來！

為了「偷時間」，每個人用的方法都不盡相同。

有的人猛吃消夜，在他們認為；肚子吃飽了，就不會想睡了。

有的人買了強力克補、維他命丸；等，再加上生雞蛋一起吞到肚子裏面去。

有的人在自己最想睡的時候去沖個冷水澡，刺激神經。

有的人利用上課的時間睡覺；有的人乾脆不去上課，整天待在寢室裏，想睡就睡，想K就K。

有的人……

有許多同學，就是因為能善用偷來的時間，而使原來岌岌可危的科目能夠安全過關。

考試過了，一切又恢復正常，大家養精蓄銳，培養精神，準備迎接下一回合的衝刺。

## 上課和考試

白天是上課的時候。

上課不到，稱為「曠課」，曠者，荒廢也，含有罪惡的意思。

現代的學生慣用「蹺課」來代替「曠課」。和「曠課」比起來，「蹺課」二字的確是文雅而又俏皮多了，更能象徵大學生的氣質和校園生活的自由。



和「上課」相提並論的，就是「考試」了。

交大一個學期有兩次大考——期中考和期末考。次數不多，但比重很重，往往一次考不好，學期成績就落在及格邊緣；若兩次都沒有考好，除非是老師大發慈悲，否則只有等下學期的期初考或明年再見了。為了應付大考，每位同學都是全力以赴。

有些同學平時就將功課讀得很熟了，考試對他來講，就像交作業一樣的輕鬆。因此，生活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。

有一些屬於「散仙型」的人物，平常上課就吊兒郎當的，更談不上什麼複習了。準備考試時也是清閑自在，好像不當一回事。或是專攻一兩科，或是全部放棄，到了應試的時候，戴付好眼鏡，選個好位子，再找一個強力的「電壓源」罩一下，就可以輕鬆過關了。當然，這種做法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，萬一監考老師非常嚴格，或是「電壓源」突然間失靈短路，甚至變成負電壓時，那就麻煩了。這時只有孤軍奮鬥，單獨作戰；加上平時沒有準備，那種「望穿天花板，抓破頭皮。」的孤獨無助的心情，恐怕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體會得出來。

大多數的同學都是平時有看書，但看得不多。到了考試期間，屈指一算，才發現時間不夠，要做萬全的準備是不可能的，想要放棄，又覺得棄之可惜。只好盡力為之，讀一科算一科。因此，從考前一個星期開始就有人熬夜苦讀，只求囫圇吞棗的將所有教材塞進腦子去，能不能理解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當然這種讀法的效果很差，考試一過大概就全忘了；但為了應付考試，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。

考試後，大概每個人都會後悔，這次考試考得怎樣怎樣差，下次一定要好好的提前兩三個禮拜就開始準備，考個好一點的成績。

如果記性好的話，大概從小學開始，每次考完試都會下一次決心。但只要睡個覺，打個球，那個遊什麼的，只須兩三天就把這些決心忘得一乾二淨，生活又回到原來的樣子。等到下次大考、又是好戲重演。

「好逸惡勞，苟且偷安」是人的劣根性。號稱全國一流大學「交通大學」的一流學生竟也無法避免。

或許這是一種成長的過程，等到那一天能夠將自己的時間安排的很好，並且能將自己處理得很好而不致招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，大概才能算是一個成人，才能真正從事學術上的研究。

孔子所說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的確是很難達到的境界。

其實年輕人就是如此，帶點叛逆，稍微踰矩，又有何不可？

但願大家蹉跎時都沒被老師點到，在這段偷來的時光中都能玩的愉快，考試的時候都能順利過關。



在交大，「蹺課」的風氣並不盛，但要找到一位從來都沒有蹺過課的同學，倒也不簡單。我們來看交大同學對蹺課的看法：

有人說：「蹺課沒什麼不好，是一種適時的休息，有時候休息是為了走更多的路。」

有人說：「我蹺課全憑心情，心情不好時，即使呆坐課堂也無法吸收，還不如去玩一玩，使低落的情緒回升。每天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容易使人厭倦，情緒陷入低潮，偶爾跳出這種單調的規律，加一些調味品，使生活有些變化，會更有活力。」

有人說：「有些老師講的太差，我情願自己看，於是就蹺課，不過這很冒險，必須有把握能當自己的主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否則就沒什麼價值。」

有人說：「蹺課不太好，可是有些課（例如國文、中通）一蹺再蹺就成了習慣，以後這段時間很自然就沒課了。」

有人說：「我是很現實的，有三不蹺，老師要點名的課我不蹺；碰到考試不蹺；微積分不蹺，其他則能蹺就蹺。」

有人說：「我是很乖的，很少蹺課，只是有時會不小心被煽動或誘惑，不過既然決定蹺了就不要去想，且享受一段『偷』來的時光吧！」

有人說：「我都是臨時起意的，下課時和同學聊天，聊的正起勁，欲罷不能，索興蹺一堂，聊得痛快。」

有人說：「我是迫不得已的，下堂課要考試，還沒念完，反正也沒心聽課，乾脆不上算了，這種蹺課是很有必要的，反正拿來K書。」

大學生完全沒蹺課的幾乎可說沒有，以上只是小部分的情形。至於蹺了課又做些什麼呢？

有些人是睡覺，這是休息的最佳方式，儲蓄力量吧。

有些人去運動，打打球，跑跑跳跳，發洩一下，使情緒獲得平衡。

有些人上圖書館，聽錄音帶，看些課外書，充實一下自己，求取一些課堂上無法獲得的知識。

有些人聚在一起聊天，溝通感情，排解糾紛，其實聊天也可以是建設性的。

有些人回家，這是在二段假期間的少許課就自動放假算了，省得來回奔波。

有些人去玩要，只要盡興就好。

有些人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。

有些人什麼也沒做，時間一晃就過去了。

真是衆說紛云，莫衷一是。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的「蹺課哲學」，都有自己的「蹺課心得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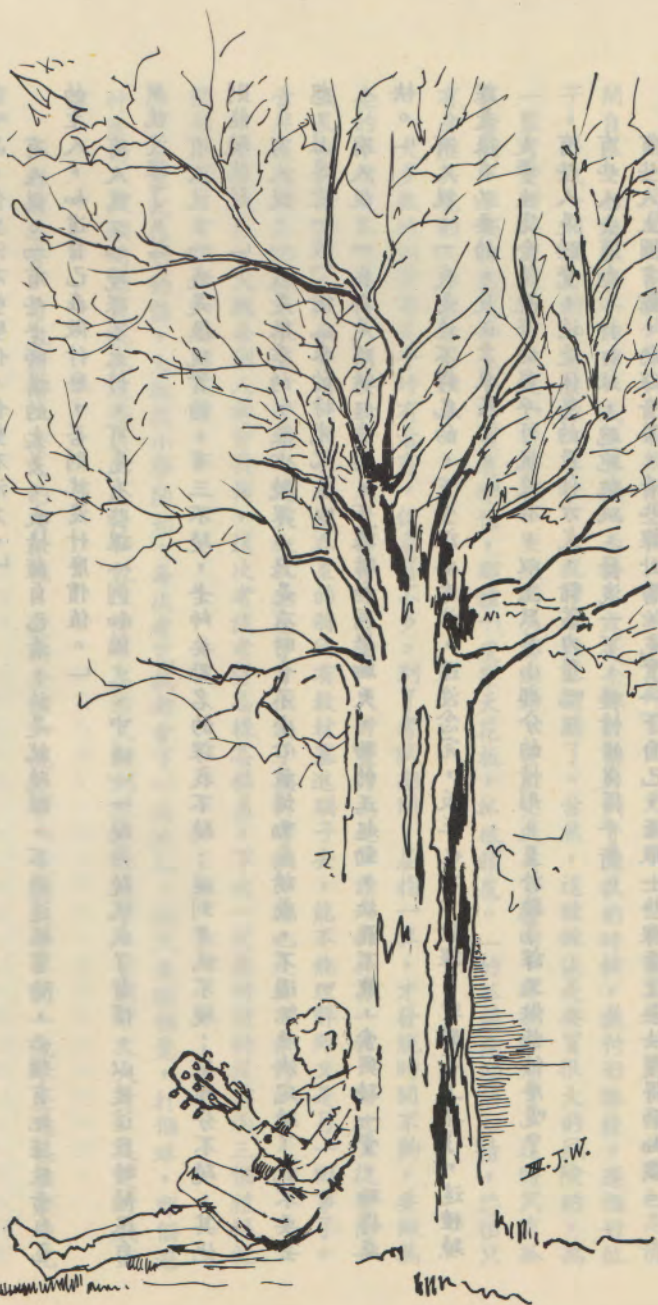


## 休閒活動

下課之後，除了K書外，大部分的同学都會找些「休閒活動」來調劑一下。交大是一個純樸的學校，新竹是一個純樸的小鎮。在這純樸的環境下，大家都儘量利用其中的一切，使自己的休閒活動顯得多彩多姿。

球類活動一向最受歡迎，只要有空，操場上總是擠滿了人，籃、排、足、棒、桌、撞、羽都有人玩，而且還不乏好手。許多「梅竹」選手就是從其中培養出來的。

有些人嫌打球太累了，找了三五好友，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。依照學生的慣用語，稱之為「打屁」



有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湊成一桌，打起「拱豬」、「橋牌」、「BINGO」來，只要有興趣，這種牌局往往會延續好幾個鐘頭，甚至通宵不散。有的同学讀書讀累了，會到後門逛一圈，吃個消夜，買塊麵包，舒解身心的疲憊。

有人會在熄燈後去跑操場，一方面準備一千五百公尺的考試，一方面培養睡覺的情緒。

有些人在晚上十點的時候趕到「華揚」看最後一場電影，再標到「城隍廟」或「北大路」夜市吃最後一頓消夜。

當然，還有些同學搞社團去了。



說起交大的社團，真是一把辛酸淚。就如一位畢業的學長曾說：「交大的社團有兩大特點：沒人、沒錢。辦社團的人搞的心力交瘁，參加活動的卻仍是小猫兩三隻。」

一般來說，交大同學對社團的態度，可分為三類：

第一類是「積極投入」型：滿懷著理想，以「舍我其誰」的精神為社團犧牲、奉獻。做著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事業。這類同學往往成為社團的中堅分子。

第二類是「絕不參加」型：不參加的理由很多，有的同學以功課第一，不願為了社團而誤了讀書的時間。有些人認為社團辦得這麼差，不參加也罷。有些為了個人的理想，有人為了某種特別的原因……

第三類社團抱著「可有可無」的態度，「反正社團辦活動，我參加；要我出力去搞社團，那可沒時間。」大部分的交大同學對社團都抱著這樣的態度。

大部分交大的同學都很聰明，深深瞭解「明哲保身」的哲學。

交大的校訓是「崇、實、篤、篤、行」交大同學一向也以安分、平實的作風而引以自豪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種風氣使交大同學缺少了積極、主動的精神，而傷害了社團的正常發展。

因為肯專心投入社團的同學是如此之少，社團間往往須要互相支援，才能維持下去。因而產生了所謂「社棍型」的人物。

「社棍者」，社團中混日子的人也。在交大，一個人身兼兩三個社團要職的同學不在少數。

他可能現在在國樂社裏吹吹彈彈，等一下在鐘鐸社的書庫找資料，過一會又出現在交青編輯室搞專欄。有空的時候還要幫學生活動中心辦個演講、展覽會什麼的。

他可能身兼社長、系總幹，仗委的重職於一身，還得抽空幫向上營帶活動。

他可能星期四晚上要參加排球隊的練習，星期五晚上又要領導合唱團的練習。平常又得為一大堆的社務操心。

他可能……。

當然，他更可能被當。一、兩科是稀鬆平常。被當到 $\frac{1}{2}$ 甚至 $\frac{2}{3}$ 而走路的烈士不是沒有。

靠著這些「烈士」的支撐，本身就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。而為了搞社團而被當，也違背了當初參加社團的本意。

最近的情形似乎有些改變。隨著女孩子的逐年增加，交大的風氣一直在變，社團的發展也有逐漸步上正軌的趨勢——更多的同學肯將時間，精力投注於其中。

寄望這些生力軍能將社團辦得更好，更充實；希望將來在社團辦公室中看到更多的同學，而非老是那些「社棍」在那裏混來混去，獨撐大局；寄望社團的發展，使交大的休閒活動更加多彩多姿。